守林人轶事

艾 平

内蒙古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大兴安岭西北坡腹地，是一片面积为107348公顷的原始森林，里面植被繁厚，林涛如海，河湖密布，各种动物时隐时现。没有人能数得清这里到底有多少棵树，也没有人能讲完汗马守林人的故事。

一

琨哥。琨哥不是哥，是姐。

初见杨琨，很难把这个身材婀娜、明眸皓齿的姑娘和深山老林联系在一起。2016年4月末，我第一次进入汗马自然保护区，群山依然穿着冰雪的衣裳，自然路三步一个冰包，五步一个坑洼，汽车一起一伏，仿佛在跳着前行，轮子还不时地打滑，车上的引路人，就是现在的管理局副局长杨琨。到汗马中心管护站已经是下午，杨琨身着迷彩服，背着相机，坐在一位管护员的摩托车后座上，像个去冲锋陷阵的大兵，很快就隐入了茂密的林中。检查红外线相机，勘察样地，拍摄动植物照片等等，是她的工作。

那是2011年的6月，杨琨乘坐巡护车在林间行进，突然间，一头咆哮的大棕熊从林间闪了出来，直立身子，嘴上发出怪异的嚎叫，流着哈喇子，冲着汽车示威。同行的老同志喊着——别下车，有可能不止一头！说话间杨琨已经跳下了车，冲着大棕熊举起了相机，快门咔咔咔地响着，拍下了大熊的一举一动。可能是相机的声音使大熊一愣，它不再步步紧逼，站在原地死死盯着杨琨，距离太近了，杨琨意识到了危险，停止了拍摄，一动不敢动，和大棕熊对视着。森林中忽然出奇地安静，大熊看了一会儿，便慢慢地穿过小路，进了林子。就这样，杨琨成为中国第一个近距离拍到野生棕熊的保护区工作人员。

当初在汗马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屈指可数的几位女职工中，杨琨是第一个走进原始森林的人，也是坚持二十年初心不改的人。杨琨身上的朴实和刚毅，给人一种强大和可靠的感觉，所以年轻人们都喊她“琨哥”。

二

周海翔是个有经验的生态摄影家，他不是汗马保护局的职工，却是汗马这片大森林的家人。翻开十年前汗马保护区申报世界生物圈的专刊，其中的图片几乎都出自周海翔之手。现在，他开着一辆红色的越野车，车上野外装备一应俱全，带着他的爱人和女儿，穿梭在深山老林中。这个家庭组合，是汗马生态科考的一个尖刀班。经年累月，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汗马森林动植物的繁衍赓续。

2012年3月，大兴安岭还在冬眠，塔利亚河依然沉睡，他们来汗马拍摄黑嘴松鸡的求偶场面。一家三口每人手持一台相机，各自倚靠一棵大树，借着微微的晨光，用镜头追视着“梆、梆”叫的雄松鸡。突然，一个巨大的动物喘息着来到了周海翔女儿周爻的身后，那是一只刚刚结束了冬眠的棕熊，瘦得有点脱相，很饥饿的样子，据说这时候的熊很凶。周爻吓了一跳，只好强作镇静。这可急坏了不远处的杨琨，她悄声说“周老师，熊来了，怎么办啊？”周海翔低声吩咐“千万别动！”，距离熊最近的周爻，一点声没出，直到听见熊簌簌地走远了，才继续拍摄。这时雄性黑嘴松鸡的叫声更加响亮了，它们散开尾羽，炫耀自己的力量和美丽，彼此武斗，雌性黑嘴松鸡则像绣楼上的千金小姐似的，站在树杈上观战，直至归顺胜者。如此这般，周海翔一家坚持十年有余，记录下了黑嘴松鸡求偶交配的全过程。

2024初秋，周海翔一家去拍摄驼鹿的活动。第一天，他们凌晨两点起床，来到牛耳湖畔蹲守，未见驼鹿，第二天，他们又是空手而归，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……潮寒袭人，蚊虫如雨，由于驼鹿极其敏感，人在潜伏过程中不能用驱蚊药，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，周爻只好用手捏眼前的蚊子，居然一气捏死了七十三只蚊子。后来，他们的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爆胎了，还好，学工出身的周海翔是修车高手；和他们同行的另一个摄制组翻车了，虽然人员无恙，但也是一个危险的警示，但他们一家三口依然毫不动摇，第六天的早上，幸运女神降临，驼鹿在周爻蹲守的水泡子里奇迹般地出现了，他们终于记录下驼鹿在水中觅食的行为，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

三

李文良今年五十五岁，大家都叫他汗马李叔。李叔在汗马自然保护区工作了二十一年，一直都没有离开一线岗位。啥叫一线？就是长年住在管护站的帐篷或简易的木屋里，每天要身负沉重的器材和食物步行数十公里，带领科研人员到原始森林里勘探调查，布控红外线相机，进行数据采集，还有一项最艰苦的工作，就是防火瞭望。设在高山上的瞭望塔高二十六米，春夏秋季都要有人瞭望。塔上温度很低，刮起大风，人在上面坚持一个小时就是极限了，李叔和他的一个同事，每天要换班上下十多次，这项工作，李叔干了八年。

有一年春天，李叔和一位老同事到牛耳湖勘察。眼前是一大片金黄色的植被，上面茂密的草像麦子一样随风摇曳着，如果从中间穿过到达目的地，会节省很长的路程。李叔走在前面，起初，脚下并无异样，都是坚实的土地，突然间他一落脚，整个人就掉到了齐胸深的冰水里。说不害怕那是假的，李叔呼喊着老同事，老同事急得团团转。这时候怪了，李叔的身子停止了下沉，原来他的两脚已经踩到了水底下的永冻冰层。老同事找到一根倒木的树枝，把他拽了上来，李叔已经冻得瑟瑟发抖，几乎不能走路了。

有一天中雨，李叔协同东北林业大学的师生进行野生动物普查，需要在林子里住一宿。晚上，大家捡了些干树枝弄了个小火堆，烤干湿衣服，吃了晚饭后，由于极度疲劳，很快睡着了。李叔和同事没带帐篷，把塑料布盖在睡袋上面正准备露营，突然听到林子里熊的叫声和脚步声，一座帐篷离熊很近，里面的两个女生一慌，就找不到帐篷的拉链头了。李叔赶紧把火堆烧旺，心里说同学们你们可千万别动啊，别喊啊，接着他慢慢移步，在外面打开了帐篷门。李叔让大家赶紧靠近火堆，李叔的同事也很有经验，赶紧把随身带的二踢脚放了，熊吓了一跳，转身逃走了。李叔告诉年轻人们：熊不是来吃人的，是奔着昨晚咱们的剩饭味儿来的。

说到工作中的成绩，李叔不由喜形于色。他告诉我，今年，在保护区发现了三种稀缺植物，其中青姬木和利尼泥炭藓是内蒙古首次记录物种，拉伯兰毛茛是中国首次记录物种。

更让李叔欣慰的是，去年和前年，他在瞭望时发现了两处火险，及时发出警报，避免了火灾的发生。

由于长年在艰苦环境中工作，李叔的身体不如从前那么硬朗了，但是精神头不减当年。这不，今年春季防火，五十五岁的李叔又上了瞭望塔。

四

胡局叫胡金贵，曾经是在汗马管理局工作时间最长的一把手。

我和胡局一起步行五公里，在郁闭的原始森林里边走边聊。大森林里的景观奇峻而丰富，胡局指着路边的景物给我讲解——这里的湖泊最初都是倒木圈造成的，河水冲倒了岸边的树，树一棵棵倒在了河道中，经年日久，迫使河水改道，被憋在倒木后面的积水就变成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湖；林地里有那么多野生蓝莓秧子，为什么不见果实，原来是春季正值蓝莓开花的时候下了雪，冻掉了花；为什么不见偃松上有成熟的松塔，那是因为偃松籽两年才成熟，小松塔正在成长，细观察才可以看出来；驯鹿最爱吃的苔藓类植物叫地衣，地衣长得很慢，往往几十年才会长到十厘米高，驯鹿只吃地衣的尖，地衣能继续生长；一棵大树的主干上突然出现个比树干还粗的大木瘤子，看着像一只小熊抱着大树，那是因为多年前树的这个位置遭到虫害，树木的应急反应是用树汁将其包裹，后来慢慢生成了木质树瘤；为什么几十米高的大树居然会被风吹倒，原因是大兴安岭的土层很浅，下面就是岩石，树的根无法扎进很深……

胡局简直就是汗马的活字典。他爬过保护区的每一座山，林间的事儿没有什么能难倒他。2008年，一场雷击火在汗马迅速弥漫，烟火遮天蔽日。紧急冲向火场的灭火人员，被烟火割断了联系，危在旦夕。胡局中断公出匆匆赶回来指挥救火，直升机盘旋在天上，可以看见一簇簇火光，却看不清打火人员在哪里。胡局带着一张地图，只身一人从直升机降下来。浓烟捂住了林子，人得憋着气走，还被火燎树刮擦着，脚下的腐殖层都在燃烧，时不时就烫脚。他利用一米八的身高优势，走几步就跳个高呼吸一次，如果遇到斜倒树，就攀上去，把头探到烟层外，呼吸片刻新鲜空气，歇一歇，继续走，终于看到了几个灭火队员的身影。他大喊着把各处的人召集起来，重新规划布置打火方案，最终扼制了大火，保住了森林。他告诉我：我就不信了，只要大火不把我整到树梢上去，就能闯这一关——别说，还真冲过去了。

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**周海翔** 摄（更多图文请移步“文汇笔会”微信公众号）

琐议《长相忆集》

陈漱渝

看到《长相忆集》的出版消息，我就立即脸憨皮厚地向作者索讨了一本。这是陈子善著的回忆散文，副标题是“我与文坛名家的往事”。书中回忆了二十九位名家，我结识或拜见过的有十一位，如冰心、许杰、聂绀弩、冯至、钱谷融、徐中玉、王仰晨和台湾林文月、香港的林曼叔、欧洲汉学家冯铁；知其大名而未谋面的有周而复、赵清阁、刘以鬯、黄裳、张爱玲、吴小如、饶宗颐、金庸、傅聪、刘绍铭、曹景行；连大名都未听过的名人有陈无言、古剑、吴德铎、戴天、雷骧、古苍梧。正因为不认识这几位，所以更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白。

我跟子善相识相交已有四十多年，我长他七岁。子善的名气很大。这本书中写到，1999年4月金庸见到他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噢，陈子善，我知道。”2011年饶宗颐见到他，开口也说：“我们认识的。”这可是香港文化界的两位泰斗！我只能如实地说，迄今为止，我跟子善之间还是可以敞开心扉，无话不谈，相互调侃也不急眼。我跟他的审美趣味不尽相同，但他的文章我是爱读的，特别是他在《文汇报·笔会》连载的《不日记》，篇篇都是“干货”，跟那些学风浮夸的作者大相径庭。这本《长相忆集》我从头至尾拜读了，也觉得都是“猛料”“干货”。

《长相忆集》提供的新史料多多。比如，1929年8月28日晚，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上海南云楼设宴，席上鲁迅跟林语堂发生了激烈争吵，被称为“南云楼风波”，导致了双方的第二次疏离。我采访了不少当事人，他们几乎都未听清双方争吵的具体内容。子善书中披露了陈无言1977年11月23日在《星岛日报·星辰》发表的《诗人杨骚在香港的时候》。该文根据杨骚的口述，还原了当年的场景。用子善的话来说，这种第一手资料“极为重要，太重要了”。

关于鲁迅与田汉的关系，一般读者多了解他们对立的一面，对他们一致性的认识则不够。子善在《琐忆聂绀弩先生》一文中提到，1935年2月，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聂绀弩曾作两首七绝予以讥讽，说作为“革命家”的田汉在狱中“羞与偷儿共枕头”，鲁迅阅后批评聂“不要幸灾乐祸”。据田汉回忆，早在1930年9月17日，鲁迅在他的五十寿辰聚餐会上，就曾把国民党当局阴谋秘密逮捕田汉的消息面告他，使他得以及时走避。这就是爱憎和是非分明的鲁迅！田汉在《鲁迅逝世周年纪念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手法何妨有异同，十年苦斗各抒忠；雄文未许余曹敌，亮节堪称一世风。”这才是对鲁迅和田汉关系的全面观照。

此外，书中转录老舍1941年致赵清阁的五言古诗，也是引人注目的看点。老舍跟女作家赵清阁的“山城之恋”，最终并未能做到“世世连理枝，万死莫相负”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“八年离乱”造成的时代悲剧，今天的读者应予以同情的理解，不必为贤者讳，也不必苛责于前人。

吴小如是著名的学者、教授、书法大家。1975年他自行焚毁了创作的近千首旧体诗，我也是从他2004年10月6日致子善信中获知的，不禁为之扼腕叹息。

子善在学术上获得成就有环境熏陶和自身努力两方面的原因。以学术环境而言，子善生活在上海这座中国文化最为开放和包容的城市，又长期在华东师范大学这种人才密集处于学术前沿的单位任教，耳濡目染，深得真传。比如，他曾任许杰先生的助手和研究生助教。许先生是资深的乡土作家和知名教授，为人宽厚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应浙江鲁迅研究学会之邀到杭州参会，下榻于历史悠久的大华饭店，正巧跟来自上海的许杰先生同住一室。我起夜时，发现许先生开着床头灯斜躺着看书。我问：“您怎么还不休息？”他说：“你鼾声那么大，我怎么睡得着？”我走近旁边一看，他正在读《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》一书。这是师兄陈鸣树1959年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，书中就有批判许先生的文章。当时鸣树兄正申请高级职称，许先生是评委，要审读他的科研成果。许先生淡淡地说：“他当年批判我，过几天我还要投他一票。”子善在《我给许杰先生当助手》一文中也提到这件事情，可以跟我的回忆互相印证。钱谷融先生跟子善共事多年，是博学而散淡之人。子善在《记忆中的钱谷融先生》一文中说，在那种特殊岁月，钱先生“当了整整三十八年讲师，1980年才‘破格’提升为教授”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有幸跟钱先生一起到阳朔审定中南地区高校合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教材，会后同游桂林，下榻于广西师范学院的招待所。当时该校中文系的主任叫刘泰隆，是华东师大1956年的毕业生，钱先生的及门弟子，当年已被聘为副教授。填写入住登记表时，刘泰隆十分难堪，特意给钱先生填写了一个“副教授”的职称，以便他的老师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。这件事，也可以跟子善的回忆相印证。除了许先生，钱先生，影响子善的还有施蛰存、徐中玉诸前辈，在此不一一介绍。

子善的成就跟他的悟性是分不开的。同样由于时代的原因，他应该没有什么高学历；他身为博士生导师，我也没听说他读过博士学位。但他在发掘史料方面的确有超乎常人的能力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们多次到北京琉璃厂淘书，同行者还有台湾学者秦贤次、吴兴文。借子善用过的一个成语，我每次都是“铩羽而归”，而他们的收获总是能盆满钵满。这固然跟我的吝啬有关，但也的确是我置身宝山不识宝。通过《长相忆集》得知，子善居然买到了钢琴大师傅聪15岁时读过的外国长篇小说《神秘大卫》，而且花费不超过人民币十元。他还拍到了苏雪林著《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》，这虽然并不是什么孤本秘笈，但书的前环衬有苏雪林的题字，书中还夹有苏雪林介绍此书版本的手迹。三者合一，这本原来很普通的书就成了奇货。唐王维五律《观猎》中有两句给我印象极深：“草枯鹰眼疾，雪尽马蹄轻。”我特别欣赏用“疾”这个字形容雄鹰眼光的敏锐。搞史料研究的人，需要有子善这样一双“鹰眼”。这种感知能力、洞察能力就属于我所说的悟性。

不过，光有悟性毕竟成就不了一个学者。宋王安石《伤仲永》一文，讲的就是光有天赋而后天不努力也会沦落为庸人的故事。子善是勤学好问的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们都参加了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的注释工作：他参与的是书信部分，我参与的是日记部分，常邂逅于北京图书馆（今国图）的报库。他在工作之余常翻检《星洲日报》。他钩稽周作人、张爱玲佚文和郁达夫海外散文，应该就是从那个时段开始的。当时刚刚引进复印机，但图书馆并不提供复印服务，收集资料基本上靠做笔记，抄卡片，其艰苦程度非今天擅长电脑检索的青年人所能想象。子善还虚心问学，以能者为师。《长相忆集》中有一封1984年6月29日子善写给冯至先生的信，咨询有关郁达夫的史料，信中一共出现了六次“您老人家”的称谓，表现出了立雪程门般的谦恭。最使我感动的是《与周而复先生的一段交往》一文。周而复是著名作家，出任过文化部副部长，但子善却是在他受到冷落之时向他求师问道的，因而才得到周而复的指教，并赐墨宝。鲁迅在《而已集·扣丝杂感》中说过，在中国，一成为“猛人”，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，而处于人生低谷之时，便有聪明人避之惟恐不远。我以为，凡让势利蒙眼的人，恐怕只能做出趋时应景的学问，其成就也恐怕难以垂之久远。

读《长相忆集》我也遇到一个纠结难解的问题，涉及书中提到的陈无言先生。书中引用了陈无言的一段话：“笔者一向有个心愿，就是介绍被人忽略甚至遗忘的新文学作家。虽然他们的名字陌生，也未必有多大成就，但他们总算在文学园地出过一点力，不应该被歧视以至湮没无闻。”任何平凡的人都不应该被歧视，这是绝对正确的。但是否都有“出土文物”的价值，则是另一个问题。无论在什么领域，C位终归有限。唐代刘禹锡《杂曲歌辞·浪淘沙》中写道：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发表过文章的作者数以千计，大部分恐怕都会成为历史的沙尘，最后湮没无闻。我谈这一点，是联想到自己，并不涉及他人。还是在中学时代，我就特别喜欢七月派诗人鲁藜的短诗《泥土》：“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，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。把自己当作泥土吧，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。”我行将八十四岁的时候，由子善的这本新作产生了以上联想，也算是一种琐议吧。

蒹葭

陈 雷

《秦风·蒹葭》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之一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千古绝唱。诗歌中所提及的蒹葭，泛指禾本科植物芦苇，更确切地说是指特定生长周期的荻与芦，这是众多文学家及植物学家的普遍观点。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“蒹葭”的解释：“蒹，藿之未秀者。葭，苇之未秀者。”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蒹，蒹。”郭璞注曰：“似萑而细，高数尺，江东呼为蒹。”

初识蒹葭是在巢湖，圩内的千亩芦苇让我记忆犹新。我当时还不到五岁，那一年隆冬，我和父亲去巢湖二姑家过春节。她们家位于离肥东县城还有二十多公里的巢湖北岸，当时公交只能通到义城集镇，下车后还要走六里的土路。我天性要强，倔强地走了约五里地，脚上还磨出了水泡，实在走不动了才骑在父亲的肩上。

二姑一家靠打鱼为生，她家有一艘木渔船。在我幼时的记忆中，我们在滁州的家中时常会收到一些白虾和银鱼等巢湖特产；她在寄给父亲的信中，还数次提及了巢湖七八月间西南风大作时的惊涛骇浪。因此我一到二姑家，就迫不及待地让她带我去看信中描绘的巢湖奇观。

我站在圩堤上远眺，八百里巢湖烟波浩渺，水天一色，远处千帆逐浪，银屏山峰峦重叠，犹如“九狮抱银瓶”，湖心三岛鼎立，真可谓“何曾畜笔砚，景物自成诗”。冬季湖水较浅，我没能看到湖水的万马奔腾，湖面在微风起时才泛起阵阵涟漪。我看到的是巢湖女神温柔的一面，也许是女神也在休假，也许是在欢迎我这个远来的孩童吧。圩内还种植了大片芦苇，二姑说北岸芦苇连绵有数千亩，是减缓洪水冲击圩堤的第一道防线。芦苇大部分立在水中，也有一些生长在露出水面的湖滩上，高的有两三米，如一排排身姿挺拔的卫兵在守护着大堤；北风吹过，芦苇在水中摇曳，漫天芦花飞雪，宛如仙境。

每年的阳春三月，尤其在春雨后，巢湖边的蒹葭笋如约而出。这些小精灵们长得很快，不到15天就能长到30厘米高。采摘期通常很短，这时的笋才是最鲜嫩的。芦苇笋一般长在水中，嫩芽是浅绿色的，品尝起来有点苦涩；荻笋则通常生在岸边，笋箨是紫色的，品尝起来微甜，巢湖人亲昵地称呼它“紫笋子”。晾干后的荻笋是当地精美的野菜，可与巢湖里的鲥鱼一起炖汤。“荻笋鲥鱼方有味”，是欧阳修对荻笋炖鲥鱼美味的推赞。当年，这位北宋大文豪应庐州太守李不疑之邀游览巢湖，也许也品尝过这道美味佳肴吧？

我高中是在滁城读的，学校不远处是清流河，河两岸零星分布着一些芦苇。溯源而上，很快就能到达唐代大诗人韦应物写《滁州西涧》的地方：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如今这里被滁州人称为西涧湖。高二那年五一假期，我去西涧湖游玩，在溪边看到了大片郁郁葱葱的蒹葭。水中的芦苇比我高出了许多，而岸边则分布着一米多高的荻。我就想，韦应物笔下的幽草是否也包含些许蒹葭呢？顺手折断了一枝岸边的荻，秆的上半部是实心的，与芦苇秆的空心完全不同，我终于明白在巢湖过春节时，二姑告诉我只有芦苇可以破篾编席的道理了。西涧湖边的苍苍蒹葭是读书的好去处，我从此放学后就经常去湖边，一边散步，一边背诵课文。

研究生毕业后，我定居上海。2009年我有幸参与了上海新八景的评选活动，从地方史专家们那里了解到沪上从明代起就有“沪城八景”之说，其中一景是野渡蒹葭。历史上浦南莲泾苇塘之间遍地蒹葭，在那长满蒹葭的水边有一处野渡，驾一叶扁舟，尽享自然风光。世博会那年，为了寻找这一传说中的蒹葭美景，我特地去浦南数次，却发现这些地方因城市建设，苇塘早已被填平，有的地方变成了工厂，有的地方建起了高楼。六年前的暑假，我带儿子去青浦最大的湿地公园游玩，百亩苇塘、千亩荷花不期而遇，这里荷花与芦苇交相呼应，“袅袅水芝红，脉脉蒹葭浦”的美景再现。

“白露思蒹葭，秋风生荻花。”两年前的白露时节，宁波悦蓉姐邀我去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游玩。悦蓉姐比我年长几岁，由于经常参加当地的旗袍秀，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五六岁。她出生于余姚乡村，年少家贫，经过二十多年的打拼，现如今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。杭州湾湿地总面积63.8平方公里，这儿有广阔的滩涂，还有成片的芦苇荡，琵鹭与卷羽鹈鹕时而在水面觅食，时而在空中展翅飞翔，时而飞入芦苇荡中休憩，海水与蓝天一色，宛如世外桃源。我第一次看到了在海水中还能茁壮成长的芦苇，第一次看到了盐碱滩涂上，连绵数里荻花盛开的壮观景象。荻刚抽出来的花穗是淡紫色的，清风徐来，那一片片花穗就像紫色的波浪在随风舞动。

蒹葭倚玉树的成语出自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：“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，时人谓‘蒹葭倚玉树’。”蒹葭，被当作俗贱之物，用以比相貌丑陋的毛曾；玉树，高贵美好之物，用以比才貌俱佳的夏侯玄。这个比喻其实对蒹葭是不公平的，蒹葭虽不能长成构造的栋梁，也从不与玉树比风流，但如今在酒泉的戈壁、武汉的滨江、崇明的东滩、滁州的明湖……处处可以看到她们的身影。蒹葭坚韧不拔，任凭风雨，她们是《诗经》中最美的禾草，鸟儿鱼儿的快乐家园，城市景观的明星，更是生态修复的不二神器！

笔会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公众号